

爸媽滬上抗疫記

老爸老媽在封控的上海已有十天。這十天中，他們的食物儲量與我的腎上腺素水平成反比例：他們即將斷糧時，我的腎上腺素立即飆升爆錶；一旦團購食品送到，我又恢復心平氣和。上海各區、各居民區情況不一：有的區封得較晚，居民有足夠時間採購應急食物藥品；有的老公房住戶多是老人，不如近年新建小區中的年輕人那樣擅長組織團購或分享互助信息；有的小區組織有條不紊，核酸檢測只需在家等待，輪到時下樓不到二十分鐘即成，有的小區則有些混亂……現居上海的人，想來都有眾多住在外地或海外的親友。他們大概同我一樣，密切關注，強作鎮定，祈願親友無恙，呼籲急需物資或就醫的人得到及時照顧。



人生在線
吳捷

老爸老媽年輕時「我住長江頭，君住長江尾」，二人在上海的一所大學讀書時相識，後來我也考入那所大學——我名副其實的「母校」。十幾年前老爸在上海置業，每年和老媽春秋兩季去上海小住，跟幾個兄弟姐妹和連襟打牌「鬥地主」，在包郵區一起農家樂。今年三月下旬他們提前去上海，探望生病的親戚，抵達當天就像兩隻老松鼠，忙忙碌碌採購了不少食物。當時超市已排起長隊，但秩序良好，全區不到一周後即封閉。老爸是典型的上海人，精明能幹，不斷學習新鮮事物，諸如網上點餐、訂酒店、團購等等無不比我學得還快（我出國多年，至今「昏庸」，不會團購）。上海封控期間，他和老媽加入臨時建立的業主微信群，很讚賞群裏幾位年輕人：團購物品只送到小區門口，有時遲到，他們會為大家等到很晚。前

幾天，鄰居小姐姐敲開老爸老媽的門，送來六盒牛奶和十二個雞蛋。雖然兩家都暫時不缺飲食，此刻的善意千金難換。危難時刻，照顧、問候身邊的空巢老人，無異於代子女盡孝，我在萬里之外感激不盡。

老爸老媽是幸運的。然而，獨居老人、殘障人士、需不間斷長期治療的病患、突發急病的人、外地來的藍領打工仔，還有數不勝數的弱勢群體，有的受到居委會或義工的切實幫助，有的卻並沒有。無法想像他們的無助和焦急，而他們在上海之外的親友更是如我一樣愛莫能助。假如疫情會在相當長時期中起伏，此時的上海能否設法兼顧大棋局和小百姓？如果有所成效，將會是眾多城市、地區的重要參考。

老爸老媽原來生活極為規律：每天健行，隔天游泳，其他時間在家「摸法摸法」（滬語，意為做各種小事，比如整理物品、擦拭灰塵），讀讀書，喝喝茶，經常說走就走去旅行，充實又快樂。上海封控之後，他們堅持每日在陽台上健身（自己發明的幾套活動老胳膊老腿兒的體操），繼續讀書喝茶。老爸參加小區團購，老媽做飯，每餐基本能保證使用六、七種食材的一菜一湯，有時會發來照片，我的腎上腺素也隨之而降。他們最近還加入社區義工行列，幫助轉送只遞到小區大門口的包裹。只有溫飽無虞才會顧及健身，才會有讀書飲茶的心情，才會有意願和能力去幫助更多的人。上海，願你在危機和疲憊中，仍能用智慧和膽識讓所有居民和寵物都得到妥善照顧，這樣才不負上海百姓為與你共克時艱所付出的理解、配合與犧牲。



被列為防範區的一個小區內，居民在散步。
四月十二日，在上海松江區洞涇鎮新華社

蜷川實花展



市井萬象

北京時代美術館現正舉行「蜷川實花展——虛構與現實之間」，日本攝影藝術家、電影導演蜷川實花用近七百件藝術作品打造出一片「花海」。

是次展覽共分為十二個展示區域，有五個區域作品是首次在中國展出。除平面作品與動態影像以外，展覽還通過打造沉浸式三維藝術裝置，以期完整呈現蜷川實花近二十年來的創作軌跡。

展期至六月十九日。

新華社

鄉愁之愁



君子玉言
小杏

那天母親說，難為你！不會做家務的人，為照顧媽媽，什麼活都幹。我故作輕鬆地說，我覺得挺好呀，做家務不用費腦費心，也練練廚藝。一邊笑着一邊躲到衛生間，眼淚嘩嘩流……母親一輩子堅強，很少給兒女添麻煩。八十多歲的老人，去新加坡都是一個人坐飛機來回。女兒照顧母親，天經地義，可母親總擔心影響我們工作，每次回來剛幾天就催着我們趕快回去上班。

這次，我告訴母親，要從香港回來了，要盡盡孝。母親很快回覆「好」。我知道，母親實在是做不動了，需要照料了。但我們照顧她，她又心疼我們，過意不去。

母親平時吃飯清淡簡單，飯量也小。這次做手術，是因為骨質疏鬆引起骨折，我們勸母親要吃得均衡全面。我在做飯時也盡量魚肉蛋菜搭配。但以我的廚藝，做出來的東西肯定談不上好吃。母親飯量比過去稍多一點，既是聽女兒勸說，也因為是我做的。做了一周，終於母親說這個炒雞蝦仁韭黃好吃，手藝有長進。

父母對兒女，哪裏有什麼要求，能夠陪伴就好。而我們，總是來去匆匆。一個疫情，兩三年沒見母親。在獨自苦捱疫情的時候，方覺每一份陪伴都珍稀，方覺過去曾因母親動作慢而不耐煩多麼懊悔，方覺時間對於討厭的疫情太過漫長，而對於一個八旬老人的餘生卻快得無情。

客居境外經年，格外戀母又戀舊。卻發現這片說好的舊城保護區，已支離破碎了。過去曲曲折折又四通八達的弄堂小巷，要麼被拆要麼被堵。取而代之的是××故里工地。其實，所謂××故里，痕跡就是一個長滿青苔的高台（據說是觀象台，古代那位名人在此悟道），一條×街弄（以名人姓氏冠名），一個池塘（之前是居民洗刷東西的大水塘）。於是，一大片民房弄堂「弄」沒了，一大片店面搬走了，要建紀念館搞配套商業。×街弄還在，但由此通向老城深處的巷子堵死了，顯然×

街弄的保留，不是為走路，是用其名頭，未來定是拿來講故事的。池塘填了，但故里指示牌顯示有一個叫做「碧霞池」的景觀，顯然也要人造一個池塘的。家對面的民居，據說被徵用為遊客接待處，對門老太太天天打聽搬到哪裏。

附近原有一條窄巷叫馬×弄，寬及兩臂，長約七八十米（一百四十五步）。過去，巷子這邊人家的晾衣杆搭到對面人家窗台，兩邊共用。行人在巷子走，頭頂上對面人家站在閣樓隔着巷子聊天。兩人相向而行時要錯身而過，單車需貼着牆壁讓行。而今，居民搬空，闖無一人。街上陽光灼熱，巷子清涼如谷，牆壁長滿青苔，瀰漫着潮濕的味道。不遠處工地的機器聲、小學課間操的音樂聲、市井的煙火聲，統統濾去。只有頭上窄窄一米的正午陽光，只有一隻蜜蜂在耳邊嗡嗡作響，只有一隻小狗在巷口悄悄張望，只有一株黃花在窗台縫隙搖曳。安靜如隔世。巷子一頭被工地堵了，另外一頭通往另外的弄堂，也是寂靜闐幽。一位老人牽着小孫孫，一老一小一問一答，消失在老台門，彷彿從桃源來又往桃源去。隨着老房子拆去，老巷子越來越少，老鄰居越來越少，老味道也越來越淡了。

從家步行二十分鐘，是另一個已開發的名人故里。這一片老房子保留稍多。除了老居民外，有的做餐館，有的

開雜貨店，有的做文創。疫情之下，遊客稀少。烏篷船躲在橋洞陰涼處，船夫在打瞌睡。粉牆下擺滿鮮花，閣樓上喝茶觀景；橋頭古亭，涼風從河面橋上巷口交匯而來，小男孩拉着媽媽不肯走，稚聲稚氣地說「真舒服啊！」弄堂裏、古橋上，稍微寬敞一點的地方都被居民們當作曬場，晾乾菜晾衣服晾拖把。過去拍照時，我常常想避開這些「有礙觀瞻」的雜物，後來意識到：這就是煙火氣啊！反而那些設計現代的新建築，成了亂闖鏡頭的「礙眼」之物。

城外，曾經縱橫密布的河道填埋成了八車道高架橋，截圍成了樓盤的「湖景」，古纏道淹沒在千篇一律的高樓中。城內，老屋老巷老橋被高樓大廈切割得稀稀落落，成了盆景。這座名人輩出的古城，那麼多的故居紛紛建成廣場，有展示廳停車場商店，用來遊覽參觀。對於生於斯長於斯的人，本來故居如同鄰家兄長那般親切儒雅，這些新建築彷彿嫁接過來的衍物，陌生而疏離，讓人親近不得了。

城市氣質，是多年醞製薰染的老腔調老味道，鄉愁浸泡其中滲透至骨。情感並非都能用來講故事，更非用以招徠的生意、秀給人的表演。牽強的嫁接黏合，拷貝不出靈魂神韻。文化豈能用來叫賣？生活豈能用來展示？對於我，心心念念的牽掛，就是老城老母親。



江南古城一景。

作者供圖

「涼山黑鷹」展翅

砰！砰！砰！山谷裏籃球撞擊地面的迴盪聲。尋聲，法國人朱力安來到四川省涼山州甘洛縣一座大山裏的籃球場，彝族教練阿木和他的球隊正在訓練，胯下、撤步、虛晃、轉身，嫻熟的招式如行云流水。



柳絮紛飛
小冰

阿木二十一歲，他的隊員八至十二歲，朱力安採訪了這個團隊。涼山，我生活過五年，曾經的貧窮地區，來自那裏的消息，我都關注。

阿木從小痴迷籃球，之前在城裏打工，因着「不想做籃球以外的事情」，又感悟家鄉像他一樣的人很多，即辭職返鄉，把一幫有同樣興趣的孩子組織起來，用打工攆到的錢建起籃球場，取名「涼山黑鷹」籃球隊。

有男有女，大都是留守孩子，在海拔三千米的大山上，沒有太多玩兒的兒童們就喜歡打球，這倒成全了阿木，也帶樂了孩子們。平時上學，假期集中訓練，一起吃飯，打球，寫作業，晚上七八個孩子擠在一張大床上睡覺。阿木還用積蓄舉辦球賽「鷹之戰」，球藝和幸福感大增，管它什麼「籃球能當飯吃嗎」之說。

科比惹，平時和十四歲的姐姐同住，當初父母告訴女兒「你帶好他，給他煮飯吃，別打他」，就出去打工了。因崇拜科比而用名科比惹，惹，彝語男孩之意。歐文惹是個孤兒，他夢想去NBA打球。還有拉力惹、木呷

惹以及這個惹那個惹。

女隊員小芳的天賦好極了，但是學習成績較差，為了留在球隊，她拚命讀書，以求把成績提升至教練要求的水平。結果她文化球藝雙豐收。

努力學習加不懈的訓練，「涼山黑鷹」的球藝飛漲，受到專業人士的關注。二〇二〇年九月受邀上京城，在東單籃球館，他們與北京一所籃球冠軍傳統學校打比賽。

那一隊高出他們一大截的北方對手，在比分落後的情況下，瘦小的黑鷹們快攻防守，將比分扳到四十三比四十四，最終僅輸一分。觀眾沸騰了，驚艷於黑鷹們的進球和花哨的運球，海內外媒體都有報道。

這下轟動了，黑鷹們還見到了姚明和易建聯等大球星。興奮得不得了，返鄉就告訴小夥伴們，卻不被相信，以為在吹牛，非得上網搜出視頻為證，才「哇哦！哇哦！」地眼見為實。

涼山彝族似乎天生喜打籃球，又具有驚人的天賦，據說即便是在山溝溝，只要有一塊稍微平整的地，就能搞出一個籃球場，還舉辦賽事。

我記得從前他們連飯都吃不飽，每個農工一天值兩毛錢。新時代的彝族青年阿木，把外面的世界帶給孩子們，也把孩子們帶出大山。黑鷹展翅了，涼山在騰飛。

一次不同尋常的採訪



人與事
徐宜發

這天午後，我剛把外孫送到學校，手機鈴聲突然響起，屏幕顯示是原「三趟快車」辦公室主任金旭來電。接通電話，金旭說是著名香港電影導演、編劇陳國輝與內地資深編劇兼導演陳宇，想就「三趟快車」的故事，以視頻的方式作一次線上採訪，計劃創作一部影視文學作品以饗觀眾，再現當年「三趟快車」開行中的風風雨雨。這是一次不同尋常的採訪。

自古以來，香港與祖國不可割裂，香港同胞的生活必需品依靠內地供給，內地修建的大型水利設施，也使香港同胞擺脫了淡水奇缺的困擾。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，內地遭遇了嚴重自然災害，糧食欠收，肉食和蛋類等大量減產，人們的生活物資不得不實行計劃供應。災害對於生活造成的影響，自然波及到了香港，雞鴨魚、豬牛羊等這些鮮活物資，市場供應更為緊張。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香港同胞日常生活需要，黨中央、國務院決定從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日起，每天從

鄭州、武漢和上海分別開行車次為751、755、753的「三趟快車」，滿載着鮮活生活物資到香港以解燃眉之急。

改革開放為我國的工農業生產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，生活物資的緊張局面極大地得到緩解，人們生活逐步得到改善，深圳建起了大型的家禽牲畜和水產品養殖基地，生產的鮮活物資專供香港。二〇一〇年六月十六日，開行了四十八年之多的「三趟快車」停開了，開行近半個世紀的三趟快車給人們留下了許多感人的故事。二〇二二年三月二十日，中國國際貿易學會、華夏文化促進會通過線上線下方式，聯合舉辦的「國家記憶特殊使命——供應港澳三趟快車開行六十周年座談會」，來自高貿、鐵路、海關等部門以及基層一線的親歷者，以他們的親身感受，講述了「三趟快車」開行的崢嶸歲月生動故事感人肺腑。尤其是香港第五波疫情爆發，援港班列又重新開啟，滿載着防疫物資從深圳駛入香港，提升香港的防疫能力，奮力抗擊疫情，更是令人動容。

「三趟快車」自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日開行，到二〇一〇年六月十六日停運，在這一萬七千六百零九個日日夜夜裏，內地同

胞所付出的艱辛難以用語言描述，這是只有在今天社會主義中國才能辦成的大事！

在座談會上，來自當年不同崗位上的親歷者，熱情洋溢地講述着那些感人的故事，深深地打動了與會人員的心靈，激發了廣大文學藝術工作者的創作熱情，又一次點燃了他們創作靈感。陳宇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出生在浙江，陳國輝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出生在香港，他們同屬當今藝術創作舞台上的「實力派」。這次他們要聯手創作反映「三趟快車」故事影視作品，毫無疑問將是更加惹人喜愛的文化盛宴。

採訪於下午三時三十分連線開通，我們遠隔千里同時出現在電視屏幕上。採訪者與受訪人員似乎又近在咫尺，同台交流。採訪座談充滿了歡樂和諧的氣氛，我們將埋藏在記憶深處與「三趟快車」同行的那些精彩情景，娓娓道來共同分享，大家興高采烈在歡聲笑語中完成了這次採訪任務。

半個多世紀以來，「三趟快車」孕育了許多鮮為人知而又生動感人的故事。我期待這部精彩的影視作品如問世，再現在那特殊的年代內地與香港同胞血濃於水的深情厚意。